

120780

那末，也就和治水時忘記了軌道與匯納處一樣，往往到後來，還不免於洪水橫流或突然之間消失了水流的氣勢和分量。而於計議戰後和平時，如果忽略了戰爭的進行和方向的話，也就如同把整個試驗室裏的河道模型，全套搬到外面去一樣，往往會突然之間，我們會發現了牠的不足以容納全部水量，或根本無水流入。兩個情形中的任何一種，都無法造成沃野千里的局面。當前的人類鬭爭也是如此，非作戰與和

平同時注意，配合實施，就無法造成我們理想的戰後世界。當然，這較之作戰本身，是更煩瑣更艱巨的工作。不過，一想到未來人類一代，二代，三代以至無數代的和平與幸福，我們這一代人類，勢不得不毅然肩起這無比的重任，從事這項最神聖的工作。義大利的投降，已經是暴力主義覆滅的開端。牠帶給所有正義力量以一個最興奮和最有力的鼓勵。

歐亞戰場並重論

史國綱

在佔領西面里島全部，克復卡爾科夫，肅清阿留申羣島，以及進逼薩拉摩的時期，羅邱兩氏在魁北克舉行第六次會議，決定全球性的戰略。由於我國宋子文外長代表蔣委員長參加，使已往五次會議偏重歐洲戰場的趨勢，大為改觀，而在正式宣言中，有「然所可說明者，即參謀會議之決定，已大大轉移目標於對日作戰，並實施對中國之有效援助」等語。這使一般切望杜絕整個侵略惡勢力的人們大感興趣。魁北克會議結束後，隨即有以英國蒙巴頓勳爵任東南亞洲聯軍總司令，與英國蒙哥梅里將軍統率的第八軍在意大利登陸之消息相繼傳來。聯合國軍隊在意大利登陸，本為吾人意料中之事，但蒙巴頓勳爵的任命，卻可視為吾們主張很久的歐亞戰場同時並重的戰略，現亦漸呈具體化了。

關於歐亞兩大戰場應該採用同時並重的戰略，我們很早就提出注意。我們覺得先擊潰日本，固然不能解決德國；但是反轉來說，情形也是一樣。尤其是聯合國已在各處改守為攻的今日，更該縝密應付，務使敵人絕無喘息的機會，以達到早日實現整個勝利的目的。美國陸軍部長史汀生從北非視察回國之後說：『在此緊急關頭，如稍有鬆弛，實屬犯罪行為。』然而祇注重歐洲，忽視了亞洲，亦是遺患無窮

的失策。現在第六次會議雖於宣言中已予以糾正，但是為敦促其及早實施計，我們仍不得不闡明為什麼先擊潰德國並不足以解決日本，或者是上了日本的圈套的理由，並建議對策，以消滅日本僥倖自全的野心。

由已往的歷史看來，日本每次侵略，即使得到勝利，並不堅持全部勝利品的獲得。中日戰爭與日俄戰爭之後，她都願意放棄一部份，便是明證。她深切感覺到自身的先天不足，無法和列強抗爭，祇好逐步推進，等待時機，以實現雄霸全世界的野心。因此她在每次戰爭發動之初，必乘人之虛，攻其不備，儘量擴大可能佔領的區域，以留後日討價還價的餘地，至少可獲得她認為必需的一部份。現在看來，這次也不是例外。

這可由兩種明顯的事實來證明。第一，依常識判斷，日本既是中、英、美三大聯合國的共同敵人，她的命運應該和希特勒的成敗有直接關係。假使希特勒失敗，日本也不能逃避同樣的遭遇。然而她的一舉一動，表面上似乎是策應，實際上卻顯然另有主意，並不和希特勒的戰略完全聯繫。否則希特勒在蘇聯橫行的時候，她就該發動侵犯西伯利亞東部的戰爭，以便在亞洲北部和希特勒會師；或者在佔領緬

旬之後，進攻印度，在那兒實現相同的目的。這在軍事上固然有很大的困難，不過德日應該知道，她們的海軍決不足以敵英美，唯有在陸地上動手，才有絕對勝利的希望。因此日本如果果敢依賴希特勒成功的話，她當不顧一切，實施這種戰略。而實情幾乎可說相反，她卻利用希特勒所造成的局勢，以完成她自己所想達到的目標。

第二，自日本發動侵略戰以來，海陸空軍三方面，都沒有施行過現代式的主力戰，好像處處在保留實力，以待必要時應用。以前的不必多說；即以目前聯合國在西南太平洋所發動的千哩攻勢而論，這顯然是有意和日本的海軍主力拉戰。因為那兒的作戰區域，和日本在西南太平洋中的海軍主要根據地特魯克相當接近。如若日本不爭取那兒的制海權，便無從逼倒這個攻勢，結果她在西南太平洋區域東南角上的重要外圍據點，將一一喪失，使聯合國獲得許多可貴的海空軍前哨基地，能與菲列濱日益接近，而達到收復該處以切斷日本本部和南洋羣島航運的目的。然而她的海軍主力，在這種必要的情形之下，仍不出現。日本的海軍已經消耗到不能作主力戰嗎？還是空軍力量不夠，不能作有效的輔助，危險性太大嗎？這些都不像是事實。大約她在保留實力，另有所圖。最近日軍由吉斯卡島悄然撤退的舉動，更證明了這點的可能性。

這樣可以說明日本希冀在希特勒失敗之後，如何逃避劫運。無論如何，日本決不肯坐以待斃的。現在聯合國在太平洋方面，進行對日的消耗戰，準備達到某種程度，再攻擊日本的心臟。其實日本的策略，又何嘗不是如此。這時她用最少力量，堅守必爭的寸土，不到不得已時決不放棄，以拖延聯合國實施越島攻勢或進擊心臟的時日；並實行牽制，如在東三省和緬甸等處，使英蘇不能使用全力，以延長希特勒的命運，而多消耗些聯合國的力量。到了希特勒崩潰，英、美將調兵到太平洋區域的時候，然後她出動其主力，作必要的反攻，再佔領些已喪失的重要外圍據點，迫得聯合國又必須採用曠日持久的戰略。同時利用英、美已在歐洲獲得絕對勝利的情形，發動和平攻勢，

以某種代價，勸英、美改變使一切侵略國無條件投降的決定。美名記者阿本德也說：『德國投降乃美國最危險之關頭，屆時日宣傳者將向我發動一恐怖之和平攻勢，以求吾人與其中途妥協；』足見這點並不是我們的過慮。雖然我們知道美國對於珍珠港的偷襲和英國對於新加坡要塞淪陷的恥辱，決沒有不報復的道理；但是在歐洲已獲得絕對的勝利，而亞洲戰爭又是遙遙無期的情形之下，難保人民因已得局部的滿足，不產生厭戰的情緒，以致動搖軍心。並且經過勝利遊行的隊伍，還要調到另一戰場，過艱苦生活，也難振作。由於這種情況，英美或者會願意改變立場。日本前途一切的希望，可說就寄託在這上面。

事實上日本的這種伎倆，即使絕對不鬆弛對希特勒的攻勢，聯合國亦不難對付，最重要的應為統一東南亞的軍事指揮，蒙巴頓勳爵的任命，就是為這個目的。現希望及早成立收復緬甸的聯合國最高作戰機構，以便在雨季終止後，克復緬甸，重開滇緬鐵路，把現代武器源源輸入中國，使中國成為攻擊日本真正的基地。這事的實現，和孟加拉灣的制海權有密切關係。一部分英海軍東調至印度洋的傳說，想蒙巴頓勳爵的總司令部成立後，就可成為事實。在魁北克會議中，美國羅斯福總統雖然告訴宋外長：『現已有足量之運輸機，可靠空運一途以維持駐於中國西南之有限空軍；此空軍之作用在使其將戰爭之破壞力量，帶至日本工業區，甚至在收復緬甸前即行爲之；』但是要中國有反攻的力量，決非專賴空運可以辦到。而收復緬甸，使中國和其他聯合國在水陸兩方面有較短的聯絡路徑，尤足以激發中國的士氣。我國抗戰六年有餘，對於使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決心，沒有人應該懷疑。同時我國的作戰能力，也屢次有充份的表現。所缺乏的，祇是現代的重武器。至於中國戰場的重要性，毋須我們申述，美國海軍作戰部長金氏就有『對日作戰最後勝利的關鍵在中國』的表示。因此積極接濟中國，把盤潰日本的主要責任，加諸中國人身上，就等於宣告對日決無妥協的餘地，誠為應付日本陰謀最有效的辦法。最近日本給與緬甸獨

立，未始不是怕聯合國實行收復該地。聯合國應對症下藥，立即在那兒成立最高作戰機構，加強陣容，以表示決心，並便利軍事的進行。

其次，聯合國在太平洋中當隨處進行對日積極的消耗戰。換句話說，聯合國要有精密的計劃，勇敢的精神，強迫日本的海空軍出來作主力戰，乘機加以毀滅；務使在希特勒崩潰的時候，日本已不復有任何實力，施行攻勢，即使最後的掙扎，無法防止，聯合國也該有能夠控制的絕對把握。所以除西南太平洋之外，在阿留申羣島以西，在菲列濱，在新加坡，甚至由海上對日本本土，聯合國應利用一切力量，作同樣的舉動。在目前情形之下，佔領或不可能，但是毀滅性的襲擊，卻不可或缺。聯合國該記得日本倫敦珍珠港和新加坡時所給與的打擊，何等重大，幾使英、美在半年之內，立足不穩，毫無作為。現在已到了「以其人之術還治其人之身」的時候，不可錯過機會。自從阿留申羣島全部克復後，北方直達日本心臟的途徑，幾可說已暢通無阻，更應當儘量加強那方面的攻擊力。

再次，以前蘇聯是獨當德國猛攻之衝，所以蘇、日和平亦有一種必要，我們並不否認。現在歐洲第二戰場既漸展開，蘇聯想已早把今後應抱的策略作有考慮和決定了。對軸心國的戰爭原為全球性的，所以英美在北非，和蘇聯在歐洲的勝利消息傳來，總是有銅山東崩洛鐘西應之概。現希特勒已成強弩之末，日本卻未可忽視。侵略是日本的傳統觀念，且不顧信義的程度，較希特勒有過而無不及。日本現正企圖利用外交，以達到自全的迷夢。蘇聯想不至於消滅了歐洲的希特

勒，便認為滿足，而忽略了東亞的大患。蘇聯在遠東所處的地位，極其優越。海濱省是指着日本心臟的一把利劍，轟炸日境最近的基地。而西伯利亞東端又和阿拉斯加及阿留申羣島隔衣帶水，相距極近。故蘇聯和聯合國軍火庫的美國，在北太平洋的攜手，比在北大西洋的攜手，不知要便利多少。假如蘇聯認為時機已成熟，而變改她現有策略，那末不但軸心國整個的無條件投降決不成問題，就是歐洲勝利與亞洲勝利的降臨，相距也不會過久。

總之，反侵略戰是整個的，所以戰略也應該是整個的。攻勢的發動雖可有先後之分，但對於任何戰場，尤其是在實力已夠分配的時候，不該有輕重之別。現在聯合國已兵臨希特勒歐洲大陸堡壘之下，如能和紅軍聯合夾擊，在短時期內，不難使希特勒的歐洲大陸堡壘，縮成爲德國堡壘，以至完全毀滅；然而日本的外圍據點，迄今還沒有受到嚴重的威脅。這未始不是已往偏重歐洲戰場的結果。深願魁北克會議所決定的對日策略，如卡港會議之對德的一樣，從速實施，把行動來證實宣言，使日本絕無倖免的可能，以免功虧一簣。

最後，因爲反侵略戰是整個的和戰略也應該是整個的關係，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聯合國中四大強國中、英、美、蘇的最高領袖，能夠聚於一堂，統籌一切。這不但能夠加強聯合國的陣線，促進整個勝利的降臨，並且對於戰後的合作，也有極大的助力。苟能成爲事實，則戰爭與和平的前途，均將大放光明，大西洋憲章基本原則的四大自由，可真正爲全人類所享有了。

三十二年九月四日渝

法國未來的地位

陳鍾浩

自六月四日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成立，奠定了法國復興的基石，僅持甚久的軍事問題，由於友邦勸告，輿論敦促，雙方讓步，首先獲

一妥協解決，即法國軍隊由戴吉爾氏分率，軍事委員會由兩方將領合組。戴吉爾氏輪流主席。此項辦法雙方並不滿意，據七月三十一日電